

四部叢刊三編集部

龜巢彙

二

卷十一至卷二十
補遺一卷校勘記一卷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三編（六八—六九）

龜巢稿（二冊）元謝應芳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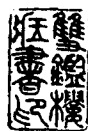
上海影印廠印刷

龜巢藁卷之十二

書

上奉使宣撫書時為歲荒而述也

某嘗觀孟子告鄒君之言曰凶年飢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而君之倉廩寔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
殘下也夫鄒小國也孟子猶以是告之况堂
天朝富有四海倉廩府庫比之鄒君相去萬
奈何有司者遇凶荒之年而不思救荒之策知



出納之吝而不知時措之宜其殘慢有甚于孟子之說者責何可逭耶伏惟大人奉聖天子明命巡歷遐陬詢民疾苦其矜恤黎庶慈如父母料正百官凜如風霜蓋能以聖上之心為心唯恐一夫之不得其所耳然民之疾苦莫甚于飢今常州屬邑曰武進曰晉陵其境土與鎮江相連歲之凶荒寔相似也今兩縣之民皇焉嗷焉與鎮江之民何以異哉然彼則有仰給官廩之喜此則有餓死溝壑之憂國家一視

同仁初無彼此厚薄之殊特係有司之能告與否耳嗟乎常之民自春冬徂春訴飢郡邑僅嘗得義倉之粟三斗而已斯人也譬之以旱之苗澍雨斯須豈能蘇息必待優渥霑足而後免乎枯槁耳當此之時青黃不接食草木之根者有之鬻子女而食者有之去父母離鄉井行乞道路者滔々也有司方且移文覈寔藉有田之家計畝科數以爲賑恤之政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粟之爲物必產于田歲凶則田不收矣夫不收

之田雖累巨萬粟何可得乎况頻年不登賦役
重困產去稅存者十之八九一旦又加諸賦歛
之毒其狼狽為何如哉徒使皂隸之徒家至戶
到呼囂之聲雞犬弗寧是以有田者亦多為東
西南北之人矣其詣有司者拘之繫之鞭之扑
之刮龜毛于箠楚之下剖鷲股于挫辱之餘區
區所得民不足贍假令能贍其民何異奪鳥為
之食與之螻蟻耶若是者誠知大人君子之用
心必不忍為也忍令有司為之乎夫常之為郡

大郡也官廩之蓄陳、相因又有附餘之粟存焉公帑之積綽、有餘又有贓罰之金在焉斯二者非國經費有司者亦何靳而不以施諸民乎苟能以是施之亦可解倒懸之急況能如汲黯發河內之粟乎惟大人舉而行之上推聖恩下副民望盛德之至也然民疾苦豈止于斯如公田之重租宜減官盛之高價宜輕田戶之酒課宜更都水之冗員宜汰凡如此類未易枚舉獨以賑飢一事首實鈞聽蓋民之顛連命在

朝夕非若他事可少緩也芻蕘之言倘蒙採擇
餘者又當條具而細陳之惟大人垂察焉區
干竇崇嚴不勝悚息

與王氏諸子書

諸君子居喪三年除服有日聞欲命羽士設醮
以助冥福所費計統鈔三百緡有奇以粟用之
幾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禮
也然冥福之寔果何有哉以愚言之用三日醮
建之費賑一鄉人戶之飢當此凶年使數百千

人得舖其粟而免為溝中瘠者其歡欣贊頌豈止百倍于黃冠師之口哉若諸君子更欲盡追遠之誠則于祥禪之日豐潔致祭亦庶乎終喪之禮矣但今之世俗親歿之後凡言做好事者非佛氏之齋即老氏之醺二端之外餘無用情雖祭祀亦不為意蓋亦未之思也愚請引古證今以齋醺無足信者為諸公言之佛氏以釋迦為師其書由漢以來流入中國初無設齋之說也至梁武帝妄祈因果俾僧流為之厥後止滅

宗國餓死臺城使設齋而有因果豈至是我道
家以老君為師自周以來其書傳之天下亦無
設醮之說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令羽流為之
未幾傾危社稷流落金虜使設醮而能獲福決
不至于此矣二君昏迷不明物理信一時妖幻
之言為二氏衣食之計如此前代名賢當今豪
傑卓然有見而不惑者固多有之惟閭閻細民
惑者十九何足論哉諸君負聰明特達之才有
深遠宏濶之見平居高論迥出人表豈至是而

亦淪于汚陋之習耶必能以理燭齋醮之妄以財行賑卹之仁上下一心虔奉祭祀一以寓孝思之意一以報罔極之恩上天鑒臨何福不至先君有靈必含笑冥中矣余以忠告者朋友之義也在交契不敢不忠惟諸君念之

論吳人不當祀范蠡

投老異鄉如龜藏六未嘗敢輒造公卿大人之門為游說之客也今一造焉亦不敢如方朔自譽毛遂自薦以求其用亦非敢有富國強兵之

策驚世駭俗之論以樹其能特以古人一事有
闕風化敢請為閣下陳之僕嘗近過吳江嘗遊
三高祠願瞻遺像覽前人詔載金石之文見所
謂三高者曰范蠡曰張翰曰陸龜蒙謂其清風
峻節天下共高之邑人為東家立而祀之僕于
是竊有感焉夫李膺魯望吳產者也吳之人慕
為東家立是已鵠夷子皮始終事越間嘗以行
成留于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于越也進美女納
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

大率皆蠹之謀越人論功蠹居第一豈非吳之
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邀迹而去其識見固高
于常人然浮海適齊則裝其珍寶珠玉以行在
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之陶懷其重寶而去
居陶而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又致累巨萬之資
僕嘗觀太史公以是屢書不一書者蓋深鄙之
非取之也較諸子房辭漢脩然徙赤松子遊相
去萬里矣又觀杜牧之詩蘇子瞻之詩皆謂范
蠹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由是而言謂其人為貪

為機亦不為過尚何清風峻節之足慕乎今也
以異人馨香之泰稷享敵國貪機之仇讎于理
其可乎執禮民不祀非族況仇讎乎或曰有其
舉之不可廢也僕應之曰吳有三高人特未之
思耳若太伯仲雍延陵季子真可謂天下所共
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
之思雖欲坐之而不能也唯當道君子循名核
寔改而易之寔足以稱三高之名雪千載之羞
而厭服與人之心矣然斯言也僕不往告之他

人而特告于閣下者誠以閣下心正而理明學
博而識高見義所在勇于有為凡以正人心厚
風俗之事知無不行特此一端偶未之及耳及
聞僕所說必不以人廢言此僕所以發其久積
之口也惟閣下叅秉鈞衡之暇稽諸祀典以理
裁之以義決之為之改作奉三讓至德之聖人
祠于堂上配以二賢仍以李膺魯望列之於祀
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新生民之耳目振高風崇
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其于風化豈小補哉

唯大人君子垂察焉若謂蠡之有功而祀之則
越人祀之宜矣若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
魏亦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不殊幽明無
間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第恐不知者以
僕之言既不足以謀身又不急于用世斥其迂
濶而譏笑之僕于心誠無愧焉古語云可語與
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所恃高明必蒙鑒察區
于竇崇嚴不勝悚息

代與李中丞書

某去年夏四月奉狀附某官漕運之行不審澈
鈞覽否卽日仲春伏惟鈞候神相多福某避地
吳下六年于茲顛沛流離困窮艱難萬狀遠不
能奔父喪于京師近不能葬母骨于鄉土兄弟
妻孥救死不贍故于父母殆若忘思其寔衙哀
茹痛朝斯夕斯未嘗頃刻忘于懷也若大人之
深恩厚澤重如丘山亦未能伏謁門下効犬馬
之力以報于萬一幽明兩負度日如年唯大人
念先人之夙好憫遺孤之艱虞特賜哀憐不加